

马之百态——国家图书馆藏古籍版画中的马形象举隅

□ 朱婷婷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古籍版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觉载体，兼具文献价值与艺术审美，其镌刻的各类形象是解读古代社会生活与文化内涵的重要媒介。马不仅是古代社会生产生活、军事战争中的重要工具，更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也因此成为古籍版画中最为常见的动物形象之一。值此马年来临之际，本文选取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马有关古籍版画为研究对象，以马的功能属性与文化内涵为脉络，梳理祭祀礼制、沙场征战、运输出行、神异传说、身份彰显、畜产养护等场景中马的形象，以期呈现古籍版画中“马之百态”。

一、祭祀礼制中的庄重之马：精神信仰与等级秩序的具象化

礼制和祭祀是古代社会维护国家秩序、统一社会共识的重要手段。马既是实用之物，又有诸多象征意义，故而经常出现在各种礼制场景中，是祭祀活动、仪仗仪式中的重要元素。国图所藏古籍版画中有数例祭祀马图，造型庄重，表现了等级观念及相应的精神信仰。

古代礼制对车马仪仗中所用之驾车马数、装饰规格有严格的等级规定。《逸礼·王度记》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四，大夫三，士二。”^①古代车马仪仗实为统治阶级地位等级最直接的象征，天子至士的规格依次递减。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活字印本王祜《农书》卷十一《太社》图（图1）便是此类马形象的典型代表：图中帝王正在祭祀土神，神坛右侧六匹骏马神采飞扬，与仪卫、旗幡彼此映照，庄严肃穆之感自然流露。图中所绘之马规整有序、庄重大方，是反映古代祭典车马制度及等级秩序的珍贵资料。

马在祭祀场景中也有强化仪式感的作用。白色象天，为最高等级祭天牺牲。《史记·吕后本纪》中记载汉高祖刘邦曾“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②宰杀白马献祭，以示盟约神圣不可侵犯，吕后对此有所忌惮。《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也载有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桃园结义时“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③的场景，可知古人相信白马在祭祀中有沟通天人、表达敬畏的明确用途。清初彩色套印本《三国志》第一回插图（图2）再现了此景：三人于桃园香案前结盟，香案前卧着白马、黑牛，气氛肃穆庄重，与祭天地、结兄弟的主题浑然契合。古代祭祀之礼素有用器有等、用牲有制之规，祭品的规格与祭祀的等级、目的直接相关，因此白马、乌牛的配置既是此次盟誓严肃性的体现，也暗含三人此后当担负

^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附释音礼记注疏》卷七，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11叶。

^②（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400页。

^③（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第8叶。

家国大任之意。学者考证，以白马、乌牛（青牛）祭祀天地“为契丹人首创，后世与之相类的盟誓、祭典皆可溯源于此”^①。《辽史》即记载：“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②在后来的北方少数民族重大政治仪式中常常能看到这一仪式，如《藩部要略》《圣武记》《（光绪）吉林通志》等书中均有关于盟约时刑白马、乌牛的记载。



图1 《农书·太社》



图2 《三国志·祭天地桃园结义》

二、沙场驰骋中的勇武之马：英雄气概与军事文化的视觉呈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不仅是祀典重器，也是戎事先锋。战马是各类版画中最常见的马形象之一。上述清初彩色套印本《三国志》中即有大量战马驰骋沙场的精彩插图。第五回《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图3）中，吕布身披铠甲、手执方天画戟，骑赤兔宝马，威风凛凛；赤兔马低首俯冲、鬃毛飞动，奔腾之感、勇武之势跃然纸上，与吕布的勇烈映照生辉，演绎出“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③的千古佳话。除衬托英雄形象外，战马的形象也能直接表现古代战争的惨烈与焦灼，不同情态的战马常常暗示着不同的战局走向。《三国志》第七十六回《关云长夜走麦城》（图4）中赤兔马因连日行军作战，体力消耗极大，故在决石坡被敌军绊马索绊倒，关羽也因此被擒。赤兔马此时的状态形体与《虎牢关三战吕布》中截然不同：彼处斗志昂扬，而此时神情萧瑟。版画创作者对此细节的处理既有细致的观察，也突出了马在古代战争中的实际作用。将士作战、战事胜负与战马的状态息息相关。

^①苗润博：《“青牛白马”源流新论——一种契丹文化形态的长时段观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9卷第3期，2022年5月，第107页。

^②（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446页。

^③（晋）陈寿撰，陈乃乾点校：《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20页。



图3 《三国志·虎牢关三战吕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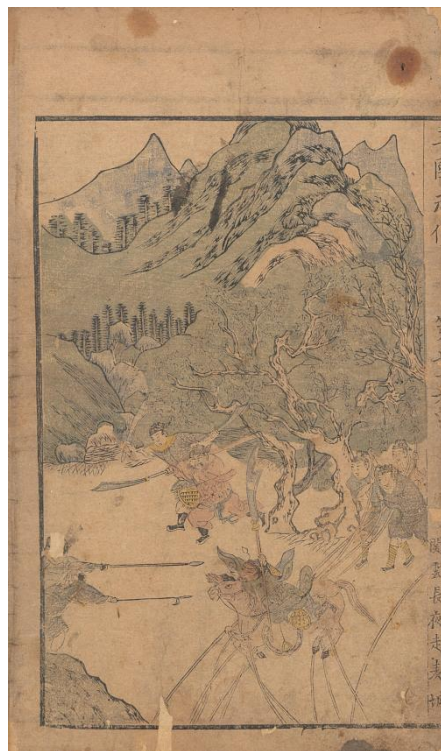


图4 《三国志·关云长夜走麦城》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记载呼延灼布下连环马战术征讨梁山，“教三千匹马军做一排摆着，每三十匹一连，却把铁环连锁，但遇敌军，远用箭射，近则使枪直冲入去”^①。《宋江大破连环马》（图5）呈现了这一场景：呼方战马皆身披甲衣，以铁链相连，排成牢固的连环马阵型，马匹移动时步法整齐，“漫山遍野，横冲直撞”，有极强的冲击力，但其致命缺陷是机动性受限。宋江因此设计将连环马引入芦苇荡中，使用钩镰枪破阵。连环马并非完全的文学想象。《三朝北盟会编》曾记载金人南下时使用的一种重装骑兵战术为“铁浮屠”，“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②。“铁浮屠类似于连环马组成的敢死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并且人皆披重甲，似乎是用来冲击对方部队而用的。”^③插图中所绘之马既是《水浒传》故事情节极好的补充，也是连环马战术装备最直观的视觉资料。

^①（元）施耐庵撰，（明）李贽评：《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卷五十五，明容与堂刻本，第8叶。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二《汪若海劄子》，明抄本，第2叶。

^③云普星：《金朝骑兵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1页。



图5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宋江大破连环马》

三、民生百态中的实用之马：生产生活与交通出行的重要工具

古籍版画中另一种常见的马形象，是用于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实用之马。摒弃了庄重、勇武的光环，这类马以朴实憨厚的姿态融入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承担着人物出行、快速传物、重型货运等多种功能，是古代社会民生发展的重要支撑。

马是古代重要的出行工具，马行驶迅捷便利，士人贵族出行常骑马或乘马车出行。国图馆藏明万历刻本《元曲选图》图四十八《西华山陈抟高卧》(图6)中：一辆马车驻于山门外，一匹骏马牵车而立，神情温驯，等待主人上车。陈抟隐居西华山，所乘马车简约朴素，所骑之马温良安静，无浮华之饰。此图表现了他淡泊名利、归隐山林之志，也展示了马在古代士人出行中的实际用途。此类马形象出现在各种戏曲小说、农书等的插图中，定格古代社会民生百态的真实面貌，是解读古代生产生活方式、交通物流状况的重要图像凭证。

除日常出行外，马还承担着快速传物的重要功能，尤其在皇家贡品、紧急公文的传递中，马的速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元曲选图》图二十二《杨贵妃晓日荔枝香》(图7)中，一名骑手骑乘骏马，奋力疾驰，骏马昂首扬蹄、鬃毛飞扬，步伐迅捷，仿佛在与时间赛跑，背景中可见山路、林木，进一步烘托出传递的急迫感。此场景呼应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名句，再现了唐代皇家贡品荔枝传递之情景。



图6 《元曲选图·西华山陈抟高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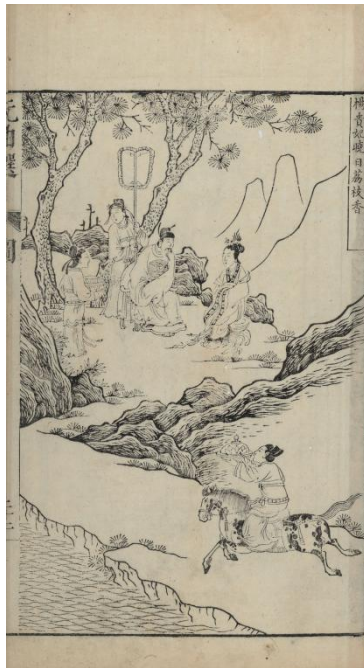


图7 《元曲选图·杨贵妃晓日荔枝香》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发展，物流需求剧增，马作为牵引动力在货物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工开物》卷中记载“四轮大车，量可载五十石，骡马多者或十二挂或十挂，少亦八挂，执鞭掌御者居箱之中”^①，其后所附《合挂大车图》^②（图8）便是图示：八匹骡马步履沉稳，联合牵引着一辆四轮大车，大车箱体呈敞口正方体状，形体巨大、构造坚实，御马者执鞭立于车箱中。“以明代一石等于现在五十七千克计，这种车的载重量达近三吨”^③，显然这架四轮大车是专为运输粮食或其他大宗货物设计的。明末《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还绘有一种远行时靠马牵引的四轮车载双磨装置（图9），可用于多人远行时进行移动粮食加工。“两磨安于两头，中安一大立柱，下安平轮，有齿如a。其轮轴下端有铁钻，安车中平木中央铁窠内。轮齿两旁各安有齿小轮，平转两边磨中之枢。其立柱于平轮之上，平安横木，中央开孔而上，上端安有横梁如e。横梁两头长过于车，各安下垂立柱如i，以马转两立柱，则两磨可自转也。其车行各可载他辎重，故甚便之。”^④它依靠中央带齿平轮与两侧小齿轮传动，搭配立柱、横梁固定磨盘，转动平轮轴便可驱动双磨同时工作。这两幅插图实为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方运输工具难得的图像资料。

^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明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自刻本，第40叶。

^②按：原书作“合挂火车图”，结合前文语境及清雍正四年（1726）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七四中关于《天工开物》此段的摘录和图示，此处当为“合挂大车图”，原书或属误刻。

^③周礼：《中国古代三轮车和四轮车的类型及用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41页。

^④（瑞士）邓玉函口授，（明）王征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卷三，明崇祯元年武位中刻本，第34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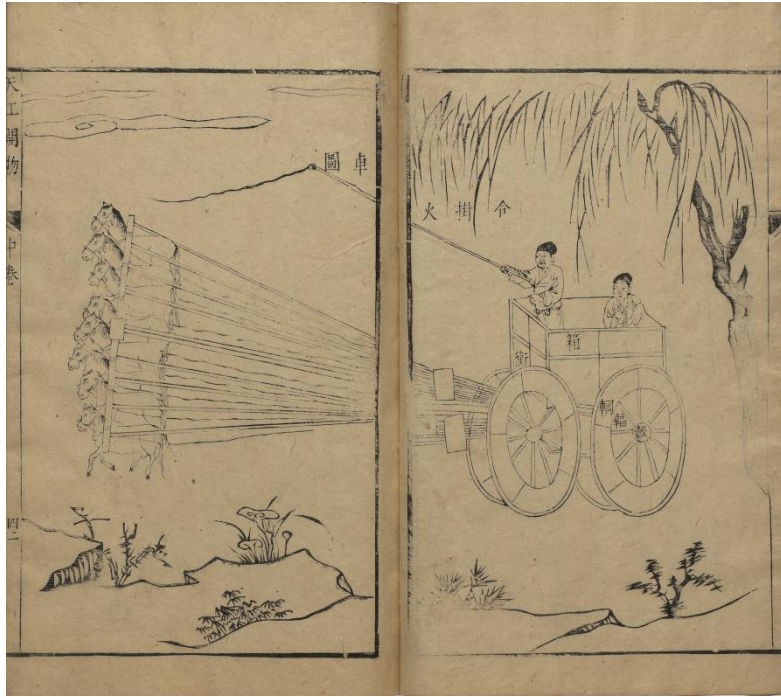


图8 《天工开物·合挂大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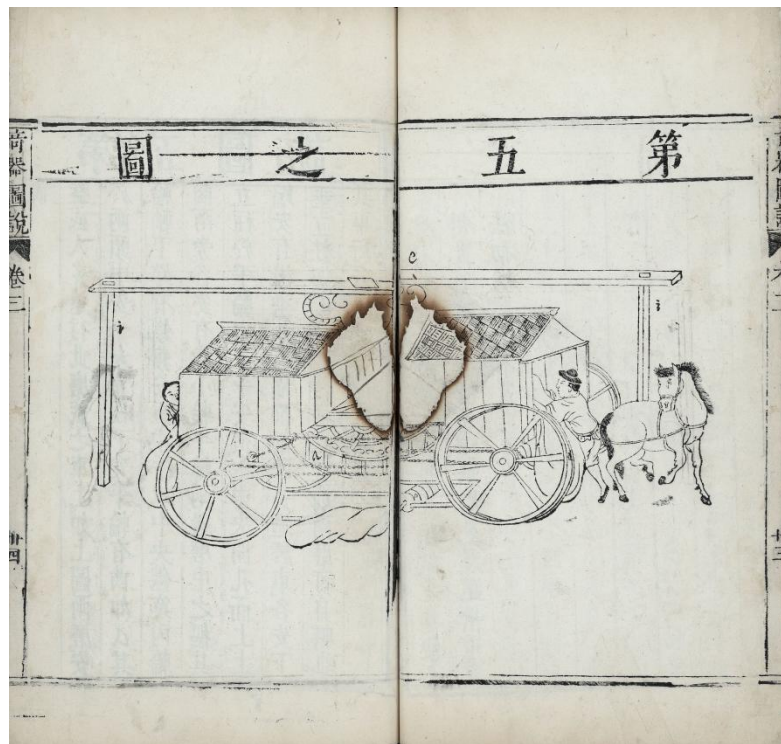


图9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转磨第五之图》

四、神异传说中的祥瑞之马：民间信仰与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马在古代民间信仰中被赋予祥瑞、神祇的神异色彩，承载着古人对吉祥、长寿、平安诸多美好愿望的追求。古籍版画中所见的神异类马形象也不少，奇幻之姿极见古人的想象力。

这类马形象根源于神话传说及民间信仰，可大致划分为神话祥瑞、神祇象征、神格化化身三类。

上古神话传说中的马形神异生物以《山海经》最为典型，鹿蜀、駮、臚踈、崑崙、蛩蛩、旄马等兽皆“状如马”，各有特征与功能。《南山经第一》记载柰阳之山有一种“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①的野兽；《北山经第三》记载求如之山“中多水马，其状如马，文臂牛尾”^②，郭璞注：“汉武元狩四年，敦煌渥洼水出焉，以为灵瑞者。”^③《海内北经第十二》还记犬戎国有一种吉量马，“乘之寿千岁”^④。古人对马的崇拜，实际上是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国家兴盛、绵延子嗣、福寿双全的美好期许。下图为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本《新刻山海经图》中鹿蜀（图10）、水马（图11）两种马形生物画像。凭借版画，将上古神话中的祥瑞之物定格为视觉形象，让后人得以直观感受古人的想象力与精神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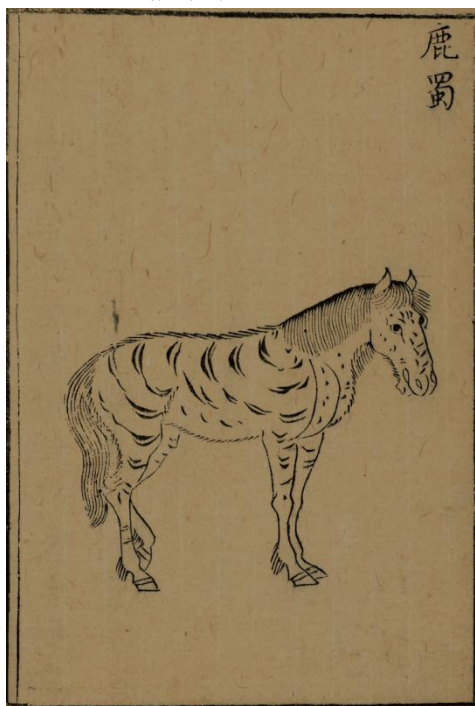


图10 《新刻山海经图·鹿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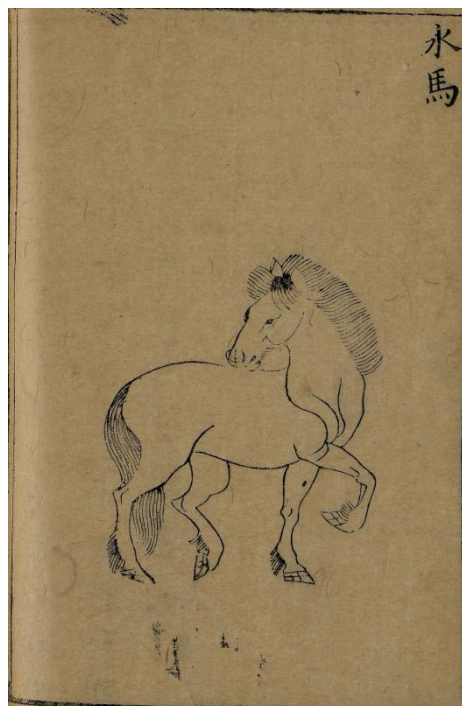


图11 《新刻山海经图·水马》

神祇象征类马形象是民间祈福、敬神需求的产物。对于以马为重要生产、生活工具的古人而言，崇拜马神、祭祀马神，是为了祈求马匹健壮、出行平安、生产顺利，这种信仰本质上是古人对实用工具的敬畏。《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中有一幅马神图（图12），属明代金陵派版画。图中绘有一位头戴宽檐帽、身着宽袖长袍的人物与一匹健壮的马相对而立，背景辅以枝叶繁茂的树木，整体构图简洁，线条流畅。据左侧文字记载，马神即《周礼》中的马步神，职能是“为灾害马”^⑤，是主管马疫、马害的神。马神庙“在武昌县南之梁子湖上”

^①（晋）郭璞注：《山海经·南山经第一》，宋淳熙七年（1180）池阳郡斋刻本，第7叶。

^②《山海经·北山经第三》，第31叶。

^③《山海经·北山经第三》，第31叶。

^④《山海经·海内北经第十二》，第12叶。

^⑤《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卷五，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第24叶。

①，说明马神信仰从国家礼制下沉为地方民间信仰，形成专属的祠庙。文后又介绍了武昌梁子湖的地方祭祀习俗，与右侧图像形成图文互证，体现了明代民间信仰的视觉化传播。



图 12 《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马神》



图 13 《三才图会·甲午神将名卫玉卿》

将十二生肖与神将结合，赋予动物神格化的身份，是古代民间宗教中将动物神格化思维的直观体现。明万历刻本王圻《三才图会》中有一组十二生肖将军图，十二生肖各对应一神将，皆有守护当年运势、保人平安之职。不同于鼠、兔的灵秀，虎、猴的野性，牛、猪的朴

① 《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卷五，第 24 叶。

拙，羊、鸡的奇趣形象，生肖马在此处化身为“甲午神将名卫玉卿”（图13），人身马面，手持长柄兵器、身姿挺拔威严，既保留了午马作为地支中象征中正刚健的核心意象，又呈现出其形神兼备、威严沉稳的特点。这一组图融合了生肖文化与神将文化，是古人万物有灵思想的反映。

五、身份荣耀中的彰显之马：等级秩序与人生成就的视觉符号



图14 《圣迹图·五乘从游》

古代等级制度森严，车马配置在古代也被视为人物出行时身份的象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年（1592）刻本《圣迹图》中的《五乘从游》插图（图14），便展现了这一特征。插图中，孔子乘坐牛车周游列国，身后跟随五辆马车，马匹身姿矫健，车舆华丽、仪卫随行，整体场景庄重而气派。《史记》中载有“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①。公良孺是陈国贵族，所用之“五乘”^②系典型的贵族私有车马配置。此图生动展现了公良孺敬重孔子、追随孔子游学的场景。

科举及第是古人毕生追求的最高人生成就之一，登科者骑马游街的经典场景更彰显科举及第后的荣光与社会身份的跃升。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吴承恩、黄文德刻本《明状元图考》中便绘有此景（图15）：明正德甲辰科状元唐皋身着纱帽宫袍，骑骏马行于街道中央。骏马沉稳，被饰以锦绣，前有官差开道，仪仗威严，更显状元雍容。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中也有一幅主角策马图（图16），紧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过长安花”的题句，以其奔逸之姿，彰显了他在金榜题名时的满怀壮志。马代表着驰骋与奋进，呼应了登科者从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的人生跨越，也暗合了“马上封侯”的仕途期许。

此类马形象实质上是古代社会等级秩序、价值取向的表现：一则用来表现古代社会的等级差别及其统治阶级的特权，二则体现古人对科举荣耀的追求。故而贵族出行所载之马、科举游街所见之马，其形制设计契合古代社会的价值观。

^①《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1923页。

^②按：古代称兵车四马一车为一乘，五乘当为五车二十马十五甲士。该版画可能受空间所限，仅呈现五匹马。



图 15 《明状元图考·状元唐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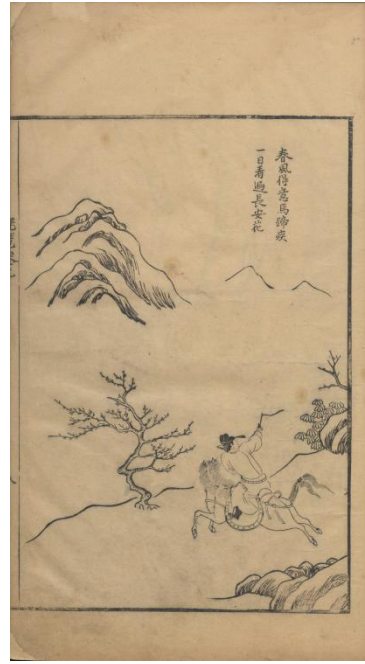


图 16 《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

六、畜产养护中的本真之马：养殖实践的直观留存

古籍版画中所见马的各类形象中，畜产养护类最能充分体现出马的本真属性：即马作为畜产动物的根本价值是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此类马形象多见于农书及畜产类古籍，以马的养护、诊疗为主要内容，是古代养马实践的视觉化呈现，更是研究古代畜产养殖的宝贵资料。



图 17 《马经》



图 18 《元曲选图·庞居士误放来生债》

古代社会中，马作为重要的生产、军事资料，其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生产生活与军事行动。因此古人十分重视马的疾病诊疗，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知识。养马、治马类专著也是我国古代畜产养殖典籍当中最发达的一种。明天启刻本《马经》是古代专门记载马病诊疗、养马诸法的著作，对马的各种疾病症状、诊疗方法、用药规范都做了详实的论述。书中采用上图下文的方式（图 17），直观展现马匹患病时的各种症状和对应的诊疗方法，有极强的实用性。此外，由明人喻本元、喻本亨兄弟编著的《新刊纂图元亨疗马集》也配有马的插图。此书集马病治疗之大成，内容包括相马、养马、马病诊断与治疗，是流传最广的中兽医经典。

除了专门的畜产类古籍外，明万历刻本《元曲选图》图十八《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图 18）也展现了马作为畜产动物的日常饲养场景。图中，一匹成年马与一匹马驹在马槽旁吃饲料，成年马低着头、专注进食，马驹依偎在成年马身边，神态温顺、天真可爱，背景中可见马厩的相关设施，附近还有牛棚，整体场景朴实、温馨，再现了古代马的日常饲养状态。此图可见古人养马之用心，是畜产养护资料的补充。

七、结语

版画中的马形象品类纷繁、形态各异。除前文所论六种典型形象之外，还有一些饶有趣味的其他形象。比如明万历程氏滋兰堂彩色印本《程氏墨苑》中的《百马图》（图 19），此图以细腻的笔法、灵动的构图，呈现百匹骏马之不同神采，或静卧休憩，或缓行徐步，或昂首嘶鸣，既是古人对马形体观察细致的视觉再现，也是古代版画工艺水准的绝佳展示，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又如明刻本《酣酣斋酒牌》“驾马者饮”^①图（图 20），画面描绘贺知章酒醉后，骑在一匹斑驳的五花马上行走，身后跟着一名书童，背景是疏柳与山石，一派潇洒

^①按：原图中题为“架马者饮”。

出尘的气象。这与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①相呼应，既生动再现了文人饮酒自乐的生活场景，又让马成为承载文人意趣的重要意象，故而马的实用与人文形象两兼其美。

古籍版画中的马既是古代艺术创作的极佳范例，承载着古代版画的审美理想与制作技艺，更是研究古代马文化、古籍版画史、古代社会生活史重要的视觉资料，其文化内涵丰富，亟待学界进一步的考察。



图 19 《程氏墨苑·百马图》



图 20 《酣酣斋酒牌·驾马者饮》

^① (唐) 杜甫撰, (宋) 蔡梦弼笺注: 《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 宋刻本, 第 10 叶。